

# 齐泽克幻象理论的逻辑与批判

张晋翔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5日

## 摘要

齐泽克在继承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基础上, 将其引入象征秩序分析, 提出幻象理论。社会主体在已然洞察话语体系虚伪性的条件下, 仍然持续按照这一逻辑运作。从马克思拜物教批判、阿尔都塞国家机器理论与拉康精神分析学说共同构成了幻象理论的思想资源。从幻象理论的运行逻辑出发, 在制度层面, 物质化安排使退出的代价高于参与; 在象征层面, 意义缝合为主体提供可理解的现实境遇; 在主体层面, 信仰的外化机制使主体得以在保持批判距离的同时维系对既有秩序的实践性依附。

## 关键词

齐泽克, 幻象理论, 三界理论

# The Logic and Critique of Žižek's Theory of Fantasy

Jinxiang Zha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6, 2026; accepted: April 26, 2026; published: May 15, 2026

## Abstract

Building on Marx's critique of commodity fetishism, Žižek extends this framework to th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ideology, proposing his theory of ideological fantasy. Social subjects continue to operate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ideology even after recognizing the falsity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is framework are drawn from Marx's critique of fetishism, Althusser's theory of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and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Examining the operative logic of fantasy theory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material arrangements ensure that the cost of exit exceeds the cost of participation; at the symbolic level, the suturing of meaning provides subjects with an intelligible sense of reality; and at the level of

**subjectivity, the externalization of belief allows subjects to maintain a critical distance while sustaining their practical attachment to the existing order.**

## Keywords

Žižek, Ideological Fantasy, Theory of Fantas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话语体系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改变。社会主体并非完全被蒙蔽，他们可以看出制度叙事的不为人知之处，但还是在参与与维护既有秩序。这一明知故做的悖论成为理解当代话语体系的最大障碍。斯洛文尼亚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师从拉康精神分析学派的正统传人米勒，并结合拉康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他一方面延续着西方马克思理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与象征秩序批判的传统，另一方面以拉康精神分析为理论源泉实现主体与无意识式发展。

齐泽克将马克思对商品的论述延伸到了如今的话语体系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作出了论断，即“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 [1]。这一论断意味着商品是人类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掩盖了商品背后的真实关系，齐泽克利用这个逻辑，将一切前提全部反转过来。主体并不知道，知道了也做不了。这也就是说，幻象理论是认知与行为相互分离的概念，他们并不了解社会的运作逻辑，但在反讽的态度下还是可以参与其中。因此，他提出的当代话语体系定义被概括为：“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 [2]。并且，他们也不意味着信念体系的消失，而是可以更加牢固地嵌入现实，成为一种可能。

围绕这一理论，国内学界已有较多讨论。一类研究强调齐泽克对幻象理论批判的推进，他将批判重心从知转向行，并从微观机制解释幻象理论的出现。另一类研究则更关注其理论张力与风险，指出这种结构主义 - 精神分析式重述，可能弱化马克思主义批判所强调的历史 - 政治经济内容，使其批判的深度被形式分析所稀释 [3]。还有研究从齐泽克幻象框架概念的扩展入手，指出其理论将支撑点由意义转向快感或者剩余快感，从而解释幻象框架为何能在主体已看穿之后继续发挥效力，但也可能带来概念泛化的隐忧 [4]。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认为，只有深入齐泽克的幻象理论，厘清其如何在马克思批判传统与拉康式主体 - 幻象结构之间建立联系，才能有效说明人们知道却仍然服从并参与的内在逻辑。为此，本文将依次追溯幻象理论的思想资源，梳理其核心定义与运行机制，并对其解释力与理论局限作出评析。

## 2. 幻象理论的理论基础

齐泽克提出幻象理论，是为了解释一种传统虚假意识理论难以充分说明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成员并非全然被蒙蔽，他们虽已认识到某些制度叙事的虚伪之处，却仍然继续参与并维护既有秩序。要理解这一悖论的形成机制，需要追溯其背后的思想资源。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奠定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如何被物化与倒置的基本框架；阿尔都塞将话语体系的作用场域从观念层面移至实践层面，说明了行动上的服从何以能够超越观念上的认同；拉康的三界理论则从主体结构与无意识的角度进一步揭示，

幻象框架的持续运作并不只依赖认知层面的遮蔽，更根植于主体欲望组织与象征秩序的深层结构之中。

### （一）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

齐泽克对幻象理论的分析继承了马克思的经典理论。马克思为幻象理论批判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即意识形态首先是颠倒的意识。在他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商品获取了某种特质”[5]。这种颠倒并非单纯的遮蔽或欺骗，而是直接源自现实的生产方式与交往关系本身。马克思将这种现象称为虚假意识，但这种虚假意识并不等同于纯粹的谬误。他用暗箱成像的比喻说明，对价值体系的倒置不是偶然的错觉，而是根植于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意识观念的创造者往往意识不到其思想活动的真实动因，误以为自己处于纯粹的思想状态，而实际上这些观念仍然由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批判的任务不是简单地辨别真理与谬误，“而是要揭示某些观念为何会在特定社会关系中显得顺理成章”[6]。他将价值体系放入进具体的历史中，用特定的经济基础进行分析。虚假意识进一步而言可以被认为是人们对意识与现实关系的误判，要么把观念当作自足的根源，要么把观念当作经济基础的简单附属，从而忽视了二者之间更复杂的生成机制。围绕这一问题，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虚假意识，“不仅关注观念层面的歪曲，更关心这种歪曲如何与现实中的劳动分工、异化相勾连，并在历史过程中经历生成、演变与可能的消解”[7]。

从这一点出发，齐泽克也看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他认为马克思将价值体系当成了这种幻象，也就是虚假意识的帮凶，把它定位成蒙蔽主体认知的罪魁祸首。”[8]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内在包含一个前提，一旦主体获得正确认知，就能从观念的束缚中解脱。但是对齐泽克而言，当幻想框架被理解为嵌入社会关系的一种呈现方式时，认知上的清醒未必立刻转化为行为上的退出。主体可能在观念上反感某些说辞，却仍被现实生活过程所牵引而持续行动。齐泽克将马克思所揭示的倒置逻辑置于当代条件下加以重新阐释，在他看来，价值体系不再主要依赖对主体认知的遮蔽，而更多地通过日常实践的惯性让人持续行动。

### （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强调观念意识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历史关联，而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具有物质支撑、能够在现实中起作用的机制。阿尔都塞的概念并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通过多个维度进行阐释。它既可以被理解为表象体系，也被强调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物质性，“同时又在实践层面与国家机器的运作相连接，并通过把个体召唤为主体而发挥功能”[9]。

阿尔都塞将批判的重点从主观信念转向客观实践，并区分了暴力性国家机器与价值观念性国家机器两种运作方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并非只在宣传口号中呈现，而是通过家庭、教育、传媒等多种载体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与警察、军队和监狱等暴力机关所含有的强制性的控制相比，价值体系以一种软性的方式达到宣传灌输的目的。在“它通过不同机构的协同，将个人塑造成能够适应既定秩序的人，并使这种适应看起来是自自然而然的”[10]。此外，阿尔都塞提出的召唤机制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幻象框架的运作方式。个体并非先天就是主体，而是在制度性实践的召唤过程中被赋予身份、被纳入特定的主体位置，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相应的行为规范与认知框架。即使主体在态度上与某些价值话语保持距离，只要他仍处于这些制度化实践之中，秩序就能够以更隐蔽却更根本的方式得以维系。

不过，在阿尔都塞的框架中，保持批判性距离并不必然意味着反抗。当价值体系主要通过实践而非信念发挥效力时，个人的怀疑与嘲讽可能仅停留在言语层面，行动层面仍被制度性实践持续组织着。阿尔都塞虽然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与实践性，却未能充分解释为何主体在已经洞察体制运作逻辑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继续参与。简言之，阿尔都塞说明了人是如何被塑造为适应秩序的主体，但幻象理论真正面对的，是人在明知秩序荒谬的情况下仍然选择适应的悖论。

### (三) 拉康的镜像理论

拉康提出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的区分，并通过镜像阶段理论说明主体的认同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误认。婴儿在 6~18 个月时通过镜中影像建立起对自身完整性的想象认同，但这种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误认。镜像中完整统一的形象掩盖了主体实际上的破碎与依赖。主体的自我感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外在形象的认同之上，而非源自某种内在的自我察觉。“主体并不是先有一个稳定自我再去接受意识形态，相反，主体的稳定感本身就依赖外在秩序提供的符号与位置” [11]。进入象征界之后，语言与符号进一步组织着主体的欲望与认同。拉康认为欲望并非生物本能的直接表达，而是在象征秩序中被结构化的产物。主体通过大他者的目光来理解自己，通过象征系统所提供的位置来确认自身的存在。主体为了获得承认，会在这一体系中不断寻找位置，而意义并不总是能被完全固定。由此，主体对秩序的依附不只是出于理性计算，更包含着对意义、承认与稳定性的深层需求。

从这一角度看，犬儒式的认知层面的突破并不必然削弱价值体系，因为其往往承担着为主体提供符号位置并使现实变得可承受的功能。齐泽克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拉康化解读，正是把上述主体机制与资本主义日常实践连接起来的关键尝试。“他强调拜物教的一个关键变化，信仰可以被客观化。” [12] 齐泽克借用拉康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概念，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信仰不再需要由个人主观地相信，而是可以被外化到客观的社会机制中。人们可以嘲讽政治仪式的空洞，但只要仪式本身还在进行，秩序就得以维系。拜物教的核心不再是主观的迷信，而是客观的实践。现实存在的对象或机制替代主体去承担信仰功能，从而使个体即使在意识层面保持清醒，仍会在实践中维持同一套秩序。

### (四) 实在界、剩余快感与幻象理论的内在关联

拉康的三界理论构成了其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框架。在齐泽克的理论运用中，这三界并非平行的三个领域，而是呈现出一种等级性结构：实在界始终处于结构顶端，代表语言与象征秩序永远无法完全捕获的创伤性内核。实在界并非指外在的物质自然界，而是主体进入象征秩序时必然遭遇的原初失落。在拉康的理论中，主体在镜像阶段所建构的统一自我本质上是一种误认。它掩盖了主体在进入语言之际与原初对象永久分离的事实。这种分离产生了拉康理论中象征性阉割，在符号秩序中被承认为主体为获得象征性存在，必须放弃对原初对象的直接占有。这一不可挽回的失落，就是实在界的内核。齐泽克将这一框架直接移植到幻想框架分析中。实在界在社会领域的对应物就是社会对抗，也就是说社会内部那些根本性的分裂、矛盾与不可能性。任何社会秩序都是一种试图缝合这种的尝试，而幻象理论的功能正在于此。它提供表面统一、可理解的社会现实图景，从而遮蔽使这一现实从根本上不可能完满的实在界内核。幻象并非要遮蔽一个真实的社会现实，恰恰相反，幻象要遮蔽的是那个使任何社会现实之建构都注定失败的原初创伤。

实在界代表的是象征化失败的创伤内核，而剩余快感则是这一创伤在主体层面的情感后果。拉康认为，主体的欲望所追求的并非快乐，而是一种快感。快感本质上是一种过度的、超越快乐原则的、带有自我损害性质的满足。快感与欲望之间存在悖论关系。欲望围绕缺失运转，快感恰恰产生于这种缺失本身。主体越是无法得到某物，欲望就越强烈，而当终于得到时，快感却往往消散。因此，快感永远是一种剩余。齐泽克将此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拉康式的解读，资本家追求的不只是利润而是更多利润，主体在欲望结构中也追求更多的快感。这种更多意味着超越性、越界性和自我挫败性。在齐泽克的理论中，剩余快感具有双重功能。其一，它是幻想框架持续运转的驱动力。价值体系并不仅仅通过利益来维持主体对秩序的服从，更通过提供快感来使这种服从变成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尝试。其二，它解释了犬儒主义何以无法动摇观念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预设一旦主体认识到真相，原有的观念和意识便失去效力。但齐泽克指出，观念对主体的黏性不依赖于认知遮蔽，而依赖于快感结构的支撑。即使主体完全看穿了其运作逻辑，仍无法戒断在既有秩序中获得的快感。幻象理论的真正基础不是所谓的真相，而

是对更多快感的获取。正是剩余快感使主体在明知秩序荒谬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继续参与。

由此，幻象理论的核心问题不再是人们是否相信，而是社会如何让信仰以实践的形式持续运作。拉康的主体理论为齐泽克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解释。犬儒者之所以明知故做，不仅因为实践机制的惯性，也因为主体在结构上就依赖象征秩序来维持自身的稳定性与可承受的限度。即便他们在意识层面嘲讽这个秩序，他们仍然需要这个秩序所提供的位置、意义与承认。

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揭示了商品形式能够把真正的社会关系倒置为物与物的关系，这就使幻象理论得到了最基本的存在论承诺——社会现实是在结构中被幻象化建构的，而不是对某种透明实在的虚构。阿尔都塞的观念国家机器理论将批判从观念层面引导至实践层面。拉康的三界理论则从主体结构与无意识层面展开了这一分析，镜像阶段的想象性认同，象征界的符号化建构，以及实在界的创伤性内核，始终存在着误认和缺失。犬儒式主体能够在认知清醒的同时保持实践性服从，也是因为在结构上已经依靠象征秩序所提供的符号位置来保持自己的稳定性和可承受性。正是有了这些理论资源，幻象理论能够在制度、象征与主体三个层面展开运作逻辑，制度通过物质化安排使参与成为理性选择；象征通过意义缝合使矛盾可承受；主体通过信仰外化让批判姿态与实践服从并行不悖。三个层面并非独立，而是相互嵌套、相互协同运作。但也正是这一运作逻辑的内在结构、同时也蕴含着幻象理论自身的理论困境。

### 3. 幻象理论的核心要义

幻象理论的运行有其内在逻辑。在制度层面，幻象框架的前提被嵌入日常机制之中，使退出的代价远高于参与；在象征层面，以信仰与服从为支点，通过意义缝合在心理上维持秩序的合法性；在主体层面，信仰的外化机制使矛盾得以转化为可承受的行动。在这一逻辑中，批判与揭露并不会自动瓦解意识观念，因为犬儒主义恰恰能够将批判姿态吸纳为秩序继续运转的条件之一。

#### (一) 幻象理论的基本定义

齐泽克认为，传统的理论的定义就是：“他们对此无所知，但他们还是勤勉为之。与此相对，幻象理论并不是简单的消极情绪，而是一种更具结构性的形式。它允许主体与主导话语保持一定距离，甚至以反讽、调侃的方式拒绝真诚投入，但这种距离并不会破坏秩序，反而可能成为秩序自我维护的一部分。“齐泽克据此把这种观念框架概括为在认知层面保持清醒，在实践层面照旧运转”[13]。换言之，犬儒并不是观念体系的终结，而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形态。与传统的理论相比，幻象理论呈现出一种悖论性的运作机制。传统理论需要主体的真诚信仰，一旦信仰崩塌，意识观念就失去效力；而幻象理论则不再依赖真诚性，它能够将批判、怀疑、揭露吸收进日常生活，使个体在心理上获得某种未被蒙蔽的主体感，同时在行为上继续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在认识论层面，幻象理论承认观念与现实之间存在裂缝，且主体也能意识到这道裂缝的存在。犬儒者并非只是单纯相信，他们清楚地看到话语背后的隐藏逻辑、制度运作的荒谬以及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在实践层面，幻象理论并不试图消除这道裂缝，而是让主体在承认裂缝的同时，仍然能够以某种合理化的方式继续参与。犬儒者的距离感不是为了退出，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使其能够更灵活地应对规则，更从容地在体制中游走。在机制层面，幻象框架的重点从相信什么转向如何继续行动，从而使观念体系的有效性更深地嵌入现实运作之中。信仰不再需要主体的内在确信，而是被外化为客观的实践惯性与制度机制，最终达成与传统价值体系同样乃至更为稳固的秩序效果。

#### (二) 幻象理论的运行机制

幻象理论能够稳定运行，一方面在于它将观念体系嵌入日常制度安排之中。在齐泽克的视角下，当代话语体系往往弥散在经济控制、法律规范等看似中性的机制里，通过这些机制把某些价值前提物质化，从而在主体不必真诚相信的情况下，也能持续发挥约束与引导作用。主体参与这些制度，并非出于对其合理性的认同，而是因为制度与薪酬、晋升、社会保险等切身利益紧密挂钩。“主体仿佛已经不再受骗，

甚至能指出自己行为中的不诚实或不道德，但仍摆脱不了继续去做的要求，这背后往往同时包含功利计算与快感动机”[14]。因此，幻象理论一定程度上需要靠观念灌输，从更大程度上来说则是需要将其嵌入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之中，使得退出的代价远高于继续参与的成本。

在制度层面之外，幻象理论还需要在象征层面处理合法性问题。在齐泽克的幻理论中“社会层面上的态幻象构筑起遮蔽社会存在本体论上的最终不可能性的幻象以支撑社会现实的总体性”[15]。为了维持一个表面一致、可理解的世界图景，象征秩序需要把零散的矛盾缝合为看似完整的意义结构，将不同的乃至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暂时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叙事之中。犬儒式主体在认识到这些矛盾的同时，仍然需要这种象征性缝合来维持一个可理解、可承受的现实境遇，从而获得继续生活下去的心理支撑。在主体层面，幻象理论的运行还与信仰的外化机制密切相关。齐泽克借用拉康的大他者概念指出，主体不需要亲自相信，只需假定大他者相信即可。即使主体认为某种仪式毫无意义，只要大他者仍在赋予其意义，主体就会继续参与。信仰由此被外化到客观的社会机制之中，通过仪式、程序与重复行为得以实现。主体越是强调自己保持清醒的距离，就越可能将信仰的功能转移给外部机制去承担，并在这一过程中持续履行现实的要求。

#### 4. 幻象理论局限性和启发

齐泽克的幻象理论在价值体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局限。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虚假意识理论的解释边界，为理解当代社会中批判与服从并存的悖论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在历史维度、概念精度与实践转化上均面临一定的质疑。对其价值与局限的客观评析，有助于在继承其理论洞见的同时，推动批判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 (一) 理论的局限

尽管齐泽克幻象理论为理解当代价值体系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但这一理论在对现实生活的分析时也面临着多重质疑，其理论的局限性也在逐步的产生。

第一，幻象理论存在着去历史化的倾向。齐泽克过度强调幻象理论的结构性功能，而相对忽视其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的生成、演变与瓦解机制。齐泽克用社会有效性替代了历史过程性研究，片面的理解了马克思的理论。“所谓社会有效性，是指幻象在当下发挥作用的机制；而历史过程性则关注这种有效性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如何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而被削弱、以及在何种契机下会被彻底瓦解”[16]。

第二，齐泽克的犬儒主义概念面临过度泛化的风险。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当代价值体系具体形态的细致分析，各种形式的社会服从都可能被纳入犬儒主义的范畴，从而削弱了这一概念的解释效力。现实中的犬儒主义表现形态相当复杂，既可能是嘲讽之后的顺从，也可能是不认同前提下的接受，其动机、后果和政治潜能因群体处境的不同而存在本质差异。精英阶层、边缘群体与中间阶层的犬儒主义，在结构位置与实践逻辑上均有所不同。若不进一步区分不同社会领域与群体的具体处境，犬儒主义便容易演变为一种万能解释框架，反而丧失了概念的分析精度。

第三，幻象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齐泽克的批判着力于揭示幻象框架的运作机制，却未能提供从理论诊断到现实介入的有效路径。这一局限使得幻象理论的批判维度难以转化为具体的建构性方案，停留于诊断层面而缺乏实践转化的可能。如果犬儒者的嘲讽本身已成为秩序维系的条件之一，那么批判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非但没有动摇既有结构，反而成为其自我调适与再生产的组成部分。

##### (二) 理论的启发

齐泽克的幻象理论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信念体系提供了更为贴切的解释框架。在信息爆炸与批判话语普及的当代社会，人们并不缺乏所谓真实的信息，但既有秩序仍能稳定运行。幻象理论将这种清醒而继续行动的状态加以概念化，表明其并不会随着启蒙式的揭露自然消散，而可能在批判与怀疑普

遍化之后以更隐蔽的方式持续存在。此外，幻象理论推动了对话语体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视角下，其不再主要表现为强制灌输的教条，而是弥散在经济、法律、制度流程等客观机制之中，通过这些机制将某些价值前提固定下来，并在主体的日常实践中持续发挥组织作用。传统的批判往往预设，只要揭露观念的虚假性，就能解除其对主体的束缚。幻象理论则表明，批判性认知的提升并不必然导致实践层面的改变。由此，幻象框架不再只是遮蔽真相的观念幻觉，而更像是构成社会现实本身的无意识幻象。

值得注意的是，幻象理论在方法论层面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齐泽克的理论提醒研究者警惕批判话语本身被话语体系所吸收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幻象理论批判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揭穿幻象以抵达某个隐藏的真相，而是直面幻象本身如何参与建构社会现实，并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呈现出被遮蔽的社会矛盾与张力。幻象框架的功能在于掩盖社会内部无法被轻易化解的结构性裂隙，而幻象理论通过允许主体保持批判性距离，反而可能更有效地维持了这种掩盖。因此，齐泽克的贡献不在于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而在于揭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幻象框架运作逻辑，从而为批判理论自我反思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91.
- [2] 莫秀凤. “犬儒”话语下的主体生成、发展与丧失——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解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6(3): 10-13.
- [3] 曾庆娣. 齐泽克结构性商品拜物教理论评析[J]. 探求, 2013(3): 46-52.
- [4] 张志丹. 齐泽克意识形态思想的创新及评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1): 105-114.
- [5] 张绕平, 季勇. 现实的异化与观念的颠倒: 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及其当代启示[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37-46.
- [6] 皮家胜. 马克思恩格斯的“虚假意识”概念及其解释学意义[J]. 学术研究, 2015(12): 18-23+159.
- [7] 薛永龙. 马克思虚假意识形态批判的隐喻叙事及其内在逻辑[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11): 109-119.
- [8] 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茂,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24-25.
- [9] 张依林.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概念的四重意蕴及其当代价值[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3): 28-34.
- [10] 崔健, 舒练. 拉康“三界学说”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启示及其局限[J]. 世界哲学, 2021(1): 102-109.
- [11] 鲁宝. 镜像、机器与空间: 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的三重隐喻——从拉康、阿尔都塞到列斐伏尔[J]. 世界哲学, 2023(1): 35-47.
- [12] 夏莹. 无“物”的拜物, 无“主体”的迷恋——齐泽克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拉康化解读[J]. 学术月刊, 2007(11): 53-58.
- [13] 张蝶. 齐泽克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逻辑与理论困境[J]. 教学与研究, 2023(10): 127-136.
- [14] 唐正东. 齐泽克的幻象理论观批判[J]. 江西社会科学, 2015, 35(11): 5-10.
- [15] 张一兵. 意识形态幻象对伪现实的支撑——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解读[J]. 山东社会科学, 2004(11): 26-30.
- [16] 孙琳. 图绘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方法论[J].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25(3): 183-190.